

游擊計劃曝光

一 堯樂博士傳之卅九

籌組反共游擊總部

民國卅八年七月下旬，筆者由迪化飛返哈密，敦請時任哈密民選專員堯樂博士，出面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一事，非常順利。蓋因堯氏一生以反共抗俄為職志，早被史達林視為眼中釘，被毛澤東認為肉中刺，不拔不快，形成勢不兩立的死對頭。他若不採取游擊反共之一途，就別無生路可行。於焉在我們二人會面寒暄過後，堯樂即說：

「我看你不必再回民政廳等因奉此了，就留在哈密，幫我籌擬一個長期游擊計劃，好來應變求生吧。」

堯樂這句話，正是我專程回哈密的本意。當然滿口答應下來。為了探詢未來的人事意見，我又追問了一句說：

「不悉專員心目中，將來的游擊總部，要包括那些邊疆同胞領袖？」

「你是全省警政主管，對於新疆各族邊民領袖的言行思想，早有考評。就以平時的考評為準。凡是親史達林媚毛澤東者都摒諸於外；凡忠於

國民政府者均拉攏過來，以便增強反共力量！」

為了集思廣益，我向堯專員告辭後，就直趨新疆警備總部派駐哈密情報站，去拜會該站站長毛君強兄（現在台曾任台北市警局督察長）。因君強兄與筆者係中央警校特警班同期同學，公誼私情，都够關係。現在堯專員要籌組全疆反共游擊總部。這是一件驚天動地大事，不能不和他去詳談細商。當我倆會面後，我就開門見山，將堯專員求生計劃，和盤托出。君強兄聽畢以後，也因國勢省情日形惡化，除了組織反共游擊隊，別無善法，難找生路，當然贊同。在我倆平時調查與考評，最出名的反共抗俄的邊民領袖：在維族方面，當以堯樂博士數第一；在哈族方面，一是阿山專員烏斯滿，二是財政廳長賈尼木汗。在蒙族方面是和靖縣長烏靜彬。在組織上：由堯樂博士出任游擊總司令，由烏斯滿及賈尼木汗担任副總司令，三人各兼一軍，每軍三師，每師三團。至於師團長人選，哈族方面，由部落長担任，大部落長就是師長，小部落長担任團長。在維族方面，能動員到的縣長，出任師長，鄉鎮長担任團長。此外在蒙族方面，由和靖縣長烏靜彬出任蒙

族獨立師，直屬游擊總部。

按當時的實際情況：哈蒙兩族，有人有馬也有槍枝，各部落所畜羊牛，就是補給。在維族方面：有人有馬，僅缺武器，對於未來補給方面，可以大量爭取牧民參與其事，敦聘牧民主人出任團營長，也就解決了補給問題。總而言之所謂反共游擊隊，必需過游牧生活，才能適應環境，才能生存下去。

以新疆實際環境來論，所有游牧水草地，都係點線，因而組成的游擊隊，不宜集中。三軍十師反共游擊隊，仍然得散處在南北疆各地。新疆幅員遼闊，有十五個浙江省或五十個台灣省大，必需具備電台，才能便於指揮，且便於各個單位間的呼應。以所組成的三軍十師，再加上總部，所需電台起碼有十四部，才够分配。當然愈多愈好。如能下及各團部，更屬理想。以當時實情來說，軍統局迪化站在全省各重要地區，都設有秘密電台，若能獲得饒站長的支援，就近將所有秘密電台全數移交給反共游擊隊使用，最為便捷而有效。

反共游擊隊大綱擬就後，為了慎謀深斷，我

李郁塘

二人再連袂去拜會時任軍統局派駐哈密情報組組長厚振中。厚組長籍屬甘肅，是我倆後二期的特警班同學。他在哈密的掩護工作，都是我在區警局長任內，作妥善的安排。哈密各界只知道厚先生，是哈密中正小學與哈密中學的知名老師，根本不知他另負重要任務。因為平常關係密切，因而三人一會面，我就將甫行擬妥的全省反共游擊總部大綱，交他過目。此時此地，厚組長也認爲除了組織反共游擊隊，別無其他生路可想。而厚組長是哈密中學知名的國文老師，尤且寫得一筆工整小楷，正是繕寫反共游擊計劃的最適當人選，於是遂將甫行草擬成反共游擊計劃大綱，留交給厚組長，請他細審詳評後，再繕寫成冊，妥加裝訂。

明暗同時展開佈置

時經二日一切就緒後，我和君強兄乃持冊去面請堯樂專員。因堯專員國文識字不多，乃由君強兄依綱逐目，向堯老讀報。堯專員聽畢後，甚爲歡心，大表贊同。爲了便於實行此一計劃，哈密專署高級人事必需調整，重作安排。首先面命毛君強出任哈密專署主任秘書之職。原任主任秘書吳新調任哈密師範學校校長，筆者出任副專員，好作他的左右手。原民選副專員陳守平因案撤職。在人事異動手續上，主任秘書方面，僅向省政府備案就成。對異動副專員一事，則必需報省選會派監選員，前來哈密監選才成。這些人事異動公文，均由筆者即時起稿，再由君強兄加以繕寫。然後蓋上專署大印，編入專署發文文號，連同

擬好的新疆反共游擊計劃，一同交給我們二人，趕搭第二天的中蘇班機，飛往迪化展開明暗兩面的活動。

在明的方面：就是毛君強出任哈密專員公署主任秘書的備案公文，與筆者補選哈密副專員，呈請省選會派員監選的公文。送交省府秘書處，去等下文。至於何時批准，成效如何，全不在意。只希望在暗的方面，能順利獲得槍枝與電台，就算功德圓滿，不虛此行了。

獲取電台最便捷而又有效的途徑，就是向軍統局派駐在迪化的情報站，請求撥派，只要饒站長點一下頭，大功就可告成。蓋因該站在全省各重要地點都派有秘密電台，於今時局日形惡化，他們都已覺得將無存身之地，若能將各地秘密電台，移入遊牧民族的帳棚內，乃是輕而易舉之事，對電台人員來說，這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對整個反共游擊大業來說，具有莫大的效果。

陶峙岳扯馬家後腿

這時中共一野大軍，已由陝西省境攻下隴東重鎮平涼城。保衛西北的主要戰線，已移至華家嶺一線。馬步芳長官爲了增強戰力，一面下令新寧夏馬鴻賓，由寧夏全力防堵東線，一面下令新疆警備警總司令部，速將駐新十萬步騎兵東移，來與共軍作殊死戰，好保衛大西北重鎮蘭州市。

無如這時的陶峙岳，因舊恨新仇一齊湧上心頭，他要借此機會，加以報復。所謂舊恨：就是前任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，以談和首席代表身份，在北平向毛魯澤東俯首投降，作了二臣後，中

央政府必需去職。所遺西北軍政長官一職，在陶峙岳來想，輪也輪到他這個專任副長官身上。然而在中央方面，爲了運用西北馬家的深厚潛力，反而任命馬步芳將軍升任西北軍政長官，再發表馬鴻達將軍出任甘肅省主席。陶峙岳雖仍任副長官，但已成爲馬步芳的副手。這是陶峙岳最不满意的一件事，至於新仇呢？那就是馬步芳甫行就任長官高位後，就接受哈密專員堯樂博士的建言，迅速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的人事，要以堯樂博士易鮑爾漢，換陶峙岳成馬呈祥。這樣的人事異動，無異將陶峙岳拉下馬來，置於閒位。這是陶峙岳最耿耿於懷，不能忘却的一件大事，致形成新仇。於今馬步芳下令要其迅率駐新十萬國軍，馳援蘭州保衛戰，他何能不乘機扯馬步芳的後腿，讓其垮台呢？

當年陶峙岳已是快七十歲的人了，爲人城府很深。他接到馬長官的東援令，並未拒絕，可以遵命，但要調動十萬大軍，必需準備五百輛大卡車及千萬銀元，才能行動。與此同時，寧夏的馬鴻賓也有同樣的要求。西北軍政長官部，那有上千的車輛，與數千萬銀元呢？馬長官一眼就看出，這是陶峙岳聯合馬鴻賓來扯他的後腿，蘭州保衛戰前途悲觀。茲事體大，不得不向中央求援。此時中央政府遷到廣州，由閻錫山將軍組成戰鬥內閣，想挽危局。當馬步芳提出新疆陶峙岳與寧夏馬鴻賓的要求時，中央政府得需明瞭一下真象，才好據以處理。閩內閣即時決議，要派前國防部長徐永昌，及現任國防次長秦德純，與現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周昆田三人，乘專機

先飛蘭州，然後分赴寧夏與新疆，先行調查，然後再行處理此事。

饒站長拒交出電臺

就在這時筆者與毛君強兄趕到迪化，首先去迪化情報站晉見饒鐵珊站長。因時局日形惡化，非常緊張，身在新疆的國特，欲求生路，只有走上打游擊的一途。於今我倆將堯樂博士具名，所擬的全疆反共游擊計劃，放在饒站長的辦公桌上。在我倆想來，饒站長遠顧東西北三面，被共產勢力所包圍的環境，近窺放在案頭上的邊民游擊計劃。在衡情度理下，自會將眼看成爲廢物的各地電台，全部移交給游牧民族，也就是各地游擊隊的。巨料饒站長閱畢游擊隊計劃後，竟然回駁的說：

「通訊器材是情報工作人員的第二生命，怎能輕易給人呢？」

「時局日形惡化，新疆變色已是時間問題了！留在各地的電台，終將都變成廢鐵，沒有一點用處了！」

「即使新疆陷敵，我們在各地留下電台，仍可作敵後工作呀！」

「屆時站本部已不存在，他們給誰工作呢？」

「可向上級連絡呀！例如在抗戰期間，我們派在敵後的電台，都發生了很大的效果，卒將日寇擊敗！」

「日本侵華與中共竊國是兩回事，不能同日而語。因前者是外寇入侵，所佔我們國土只是點

線，我方派在敵後電台，當然有用。而後者是內賊顛覆，他們成功了，我們就無立足餘地。你留下電台跟誰連絡，給誰工作？」

「國家前途，真的發展到此，我將電台交給你，又有何用？」

「當然有用，我組成了邊疆反共游擊隊，可不依靠中央而獨立生存，這如大人死亡，但兒子已長成，可以繼承父業。我們先由天山區打起，繼之轉到崑崙山區，最後與達賴喇嘛會合，來固守西藏，還能爲中華民國守住一片乾淨國土。但是沒有電台，這個游擊隊就無由成立，即使成立，最後也難成功。因此我才請站長多多賜助來幫忙！」

我雖說的舌乾唇裂，但因饒鐵珊始終不信任邊疆人，他認爲放置在案頭上的新疆反共游擊計劃，僅是紙上談兵而已，乃接下拒絕說：

「關於處理電台的事，本人未奉到上級如此指示，不便專擅！」

「那就請站長立刻打電報向上級請示好了，我倆下次晉見時，靜等佳音！」

爲了饒鐵珊向上請示有所根據，我交給他的游擊計劃未便要回。

馬呈祥慨允贈槍枝

君強兄和我離開情報站後，就連袂去拜會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。要請他從中幫忙說項，好向駐迪化國軍首長們，挪借大批武器義助反共游擊隊。因劉漢東向與駐迪化國軍首長，如騎五軍軍長馬呈祥與一七九旅（即四十六師）旅長羅恕

人，過從甚密，現因時局惡化，新疆難保，爲了忠貞人士求生存計，必須組織游擊隊，刻已由哈密專員堯樂博士作發起人，這些忠黨愛國的軍事領袖自會從中樂助。尤且當我構想籌組新疆反共游擊隊時，劉漢東多方贊同，全力支持。於今我跟君強兄前來求援，因游擊計劃留在情報站，只好用口頭將三軍十師約十萬人的概況略作說明。劉局長聽畢以後就回稱：

「此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事，必需從長研議。明天下午我備晚餐，邀請馬軍長與羅師長前來家中，請你倆作陪。我們大家在晚飯前後，共同研討此事。」劉漢東作這樣的妥善安排，可知他是全力來支持此事了。

翌日下午我和毛君強依時到了劉公館，不久馬軍長亦依時而到。但羅師長却缺席。可能是羅氏對於援助武器有困難，只好避而不見。於是只有我們四人邊吃邊談了。席間首由劉漢東提出堯樂博士專員要在新疆境內籌組邊民游擊隊，冀求生路的計劃，只因缺少槍枝，想向國軍挪借求援。馬呈祥軍長聽畢以後，就說：

「蘭州保衛戰非常吃緊，馬長官已來急電，要本軍火速東行應援，本軍眷屬均已乘車東行，要返青海，本軍不日東行，也只能到青海省境；以現情來看，本軍已無法參加蘭州保衛戰了，只能轉進青海西部打游擊求生了。本軍路過哈密時，可留一半槍枝彈藥給堯專員。將來你們在新疆東部打游擊，我在青海西部打游擊，雙方互作呼應支援，跟中共軍作長期週旋。」

當時騎五軍的眷屬，正紛紛乘車東行，絡繹

於迪哈道上。即馬軍長的夫人王玉蘭女士，也已東行。凡此種種，在在證明，騎五軍東行返青海，勢在必行，行期不遠。君強兄與我西來迪化求援的事，因獲得五千枝槍枝，也算不虛此行，可以向堯樂專員交待。至於電台方面，情報站能如數支援固好，即使不成，再想辦法。第一我任哈密區警局長多年，已調查到哈密各機關中就有卅三座電台。第二由甘肅入新機關中，擁有電台者，大有人在，到了哈密以後，就以治安為名，將其沒收作為已用，都不成問題的。

會商應變求生辦法

蘭州保衛戰終於八月廿五日落幕了，我方完全失敗，西北軍政長官部與甘肅省政府齊向河西走廊撤退。河西走廊的盡頭，就是新疆東大門星星峽，中共一野大軍下一次進攻的目標，就是新疆東部重鎮哈密區。君強兄和我不得不及早返回哈密，加速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事宜，乃於九月八日中午趕赴迪化南樑中蘇航空公司去購週二班期的機票。當我和毛君強買好返哈密的機票後，就直奔新滿城六道巷情報站，向饒鐵珊辭行，並接洽電台情事，及索回游擊計劃冀求保密。

毛君強和我到了情報站時，饒鐵珊正被警備總部參謀長陶晉初召去。蓋因內地戰局日非，中共一野大軍主力，已湧到河西走廊，新疆已成爲無依無援的孤島，歸俄降共，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！凡是效忠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們均不宜留在新疆了。陶時岳就以駐新最高軍事長官身份，早已電請坐鎮陝南漢中的胡宗南將軍，迅派兩架軍

機接運離新。饒鐵珊站長是中共眼裏的新疆頭號國特，自當列入離新將領名單之內。陶時岳一爲維護俯首聽命多年部屬的性命；二爲達成照料同鄉情誼，遂也分配給三張機票。靜等飛機來臨一走了之。至於全疆數百同志的生命，只有聽天由命。

此時石玉貴兄副站長，我倆進入他的辦公室後，他才起立打招呼。我一見他後，就將購妥機票，在他面前一揚，說：

「我倆明晨就搭中蘇機飛返哈密。即使沒有電台，但已有槍枝，仍然可以展開游擊戰，可保住自己的生命，你們迪化人在此等着向彭德懷與王震兩軍會去報到好了，然後再等着人家來殺頭！」

我會見石玉貴兄的這幾句開場白，在當時來說，是含有玩笑與譏諷意味在內。若再進一步來說，不久就會變成事實。因而才引起石玉貴注意。他說：

「時局日形緊張惡化，你還有心來和我開玩笑。你倆既然明天要回哈密，我現在就買酒購肉，作東請客，順便談談今後如何來應變求生的事。」

我倆在石玉貴的小會客室甫行落座，接着又有前阿克蘇區警察局局長劉治（特警班一期學員）前來拜會石玉貴。繼之又有時任新疆警備總部第二處第二科科長方永剛（特警班第二期），都因時局關係，前來情報站打聽消息，並請示未來應變指示，以便遵行。於是我們特警班一二期五位同學，就圍坐在會客室內的一個小圓桌旁，一

邊吃喝，一邊各抒己見，談論未來應變的辦法。其中劉治較年長性急，首先發言說：

「現在蘭州失陷，西北大局日形危殆，我們身在新疆的國特，已被共產黨由東西北三面包圍起來，成爲無援的孤島。我們刻已身處絕地，欲想求生，就要趕快組成突圍游擊隊，由東南缺口方向，先經青海西部，繼越川西康東，打到滇桂，進入泰越等國，才能找出生路！」

劉治同學語畢，方永剛接著說：

「本人認爲求生之路，不主張向南走，應轉向東方行。可沿新綏沙漠公路，經行阿拉善蒙旗地方，直趨綏遠，去投靠董其武，若董主席仍然獨樹一幟，繼續反共的話，我們投靠了他，當然有生路。若董氏最後仍跟着傅作義走，我們也可借傳、董部屬名義，掩去國特身份，也有活命機會。這是我對當前時局應變的管見，不悉各位學長以爲如何？」

在劉、方二人發言以後，石玉貴先看了筆者一眼，接著說：

「毛李二同學此次由哈密連袂晉省，就攜有當前應變方案。借此一方案現鎖在饒站長辦公桌內，而饒站長此時正晉見陶總司令，致無法取到。就請李科長用口頭簡報一下方案內容，好作比較，何案適宜採用。」

筆者既被石玉貴指名報告，便說：

「君強兄和我由哈密專程晉省的主旨，就是請求本站以人力、物力（電台），全力支持哈密堯樂博士專員，組成新疆反共游擊總部，聯合阿山專員烏斯滿，財政廳長賈尼木汗，與和靖縣長烏

靜彬等，維、哈、蒙族中的反共領袖組成十萬大軍，來跟共軍週旋；先從天山區打起，以便號召，繼轉崑崙山區，冀求保存實力。最後會合達賴喇嘛，共保西藏，好為中華民國保住一片乾淨國土。就此我們身為國特的人，也找出一條生路了。此一方案如能成功，也就可以涵蓋劉、方二學長的部份內容。至於劉學長主張向南方缺口走蠻荒，可惜路程遙遠，恐怕我們尚未到川康，而共軍已到滇桂，那樣的後果，不僅徒勞無功，可能是自投羅網，白送了性命，不宜採用。至於方同學主張東走，去投靠董其武之方案，只有我這個出生於雁門關外的晉北佬，可因同鄉關係獲得生機。你們其他人前去綏遠求托庇，就會被『喪義』與『失武』的傳、董二人，當作降共禮物，一齊送入枉死城。我不能因個人有生機，就來贊同此案的！」

主持人石玉貴兄，一看我對劉方兩方案都有異議，乃接下文說：

「那就請老兄提出你的高見，我們大家先比較，後研討，然後再作決定。」

「以當前新疆的環境來說：我們同學同志的求生方法，尚有兩條路徑可走。其一願意幫助邊民打游擊的人，都跟我來；其二不願在新疆打游擊的人，逕可向南疆撤退，若南疆能够固守，我們的人就可保住生命。若南疆亦不能保，我們就可西越帕米爾，或南渡崑崙山，先進入印度巴基斯坦，然後再繞道南洋各地，最後回歸台灣，尚可為國保留些許復國元氣。若因財盡力竭，無法回到台灣，我們也可在南洋各地作華僑，現身說

法，為自由世界增加一點反共力量。這是小弟對留新同學同志求生的看法與做法，敬請各位學長指教！」

整個計劃落給二陶

我們出身於中央警校特警班一二期的五人，由是日下午三時，經過五個小時討論，直到深夜九時，對於新疆大難來臨的應變辦法，才告落幕。大家都認為我提出的求生辦法，既合當地實情，求生路途也容易做到。不再討論。就在此時，饒鐵珊站長由警備總部回來，石玉貴兄乃接着說：

「我們大家不要散，就請站長也來參加，好作最後的決定！」

當饒站長進入會議時，我們五人均起立歡迎，俟大家坐定以後，我就首先發言：

「毛君強兄和我已購妥明晨中蘇班機機票，要回哈密，今天特來站本部向站長辭行！」

「你倆向國軍求助槍枝，有了結果嗎？」

「騎五軍不日東撤，要回青海。馬呈祥軍長已親口答應，俟他們路過哈密時，要留交半數槍枝約有五千之譜給堯樂博士專員，好在青新兩省展開游擊戰，相互支援。我倆因求助槍枝有了着落，所以要趕返哈密，準備接收工作，好早日組成反共游擊總部！」

饒站長對邊疆人，要反抗俄沒有信心，認為都具有牆頭草的習性，東風大就向東，西風大了就向西。於今新疆已被共黨勢力三面包圍，形成無援孤島，那還能組成反抗俄總部呢？最後

還不是跟着中俄共走。假若將電台交給他們。豈不是資敵以糧，這就是饒站長不願借助電台的真正原因。

然而筆者不作此想，深知堯樂博士跟史達林已成勢不兩立的死對頭，對毛澤東也沒有好感。若不組織游擊隊，他就沒有生路。因此當我向他報告完槍枝有了着落後，接下文追問電台的事，說：

說：

「關於求助電台的事，想站長早已向局本部請示過了，不悉有何指示？」

「現在局本部播遷不定，所有的請示，都無結果。總而言之。關於電台的事，在未獲得上級確切指示前，我還是不能輕易給任何人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册游擊計劃，就沒有留在您這裏的必要了，現在就擲還我，俟我倆趕回哈密後，好向堯樂博士專員交待！」

「關於堯樂博士的反共游擊計劃，我剛才到警備總司令部時，已面呈陶晉初參謀長了！」

「二陶眼着要看張治中走，你為什麼還將新疆反共游擊計劃交給陶晉初呢？這樣做豈不出賣了堯樂博士。連毛君強兄與我拉了進去，這是何苦呢？」

「二陶在新疆是掌軍事實權的人，你們現在要在新疆展開游擊戰，怎能不向他們報備支援呢？何況游擊計劃末尾署名要呈陶總司令的？」

「我認識陶峙岳，比站長還早，假使這個游擊計劃要交給陶峙岳的話，我自會當面交給他，何必多轉彎來打擾您？而游擊計劃末尾所署陶總司令，僅是公文式樣，否則署名何人呢？」

「即使大局逆轉，國軍在新疆以立足，二陶也僅一走了之，怎能將游擊計劃交給共產黨？何能談到出賣堯樂博士跟你們倆人呢？」

要走就大家一齊走

此時此地，饒鐵珊對二陶的忠貞，仍具信心，毫不起疑，尤且將新疆反共游擊計劃，交給陶晉初是出諸善意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？只有啞巴吃黃連，苦在自己心頭，說不出話來。

石副站長玉貴兄乘饒站長跟我談話告一段落時，即時就將我們五人所議妥，向南疆撤退的應變方案提出，請饒鐵珊過目採納。饒鐵珊聽畢以後，曾作較長時間的沉思，然後才開口說：

「新疆局勢日形惡化，本站向南疆撤退一事，不失為吾人求生之道。但本人不能同行，因我是南方人，不精騎術。向南疆撤退的最後行程，不是橫度崑崙山，就是翻越帕米爾，總而言之，非騎馬不行。如我跟你們同行，豈非自找死路！

石玉貴一聽饒鐵珊有了走意，只是不會騎馬，乃接下又說：

「只要站長願意率領同志們走南疆的話，關於站長不精騎術的問題，也可解決。您看他們四位體重都超過八十公斤，屆時真有行路難的話，他們四人拾也把您抬過去！」

在饒鐵珊尋詞覓句，尚未開口之時，筆者接又說：

「君強兄跟我此次由哈密前來迪化的主要任務，就是請求站本部在電台方面，多所支援幫助，於今本站既已決定向南疆撤退，今後許多電台，搬運不易，也少用處了，就可移交給我，好發展邊疆游擊工作。凡我同志願在新、青、藏打游擊者，都跟我來，不願打游擊者都跟你們走！」

饒鐵珊到了此時，對於組織邊疆人打游擊的事，仍心存疑慮，不表贊同。一聽我的前言，就力加反對的說：

「要走大家一齊向南疆走，不准你留下來組織游擊隊！」

「我在邊疆組織游擊隊，只是想在新青藏偌大地方，為國家保留一片乾淨國土，也不是來享清福，自可分道揚鑣的！」

「你既不接受我的意見，那我也就不必接受你的建議，大家各走各路好了！」

石玉貴兄爲了打破僵局，接下就向我規勸的說：

「老兄贊助邊疆人打游擊的事，能否成爲事實，還在未知之天。而挽救在新數百同志生命的事，就在老兄點頭而定。希望老兄不再堅持己見，陪同大家一齊走南疆好了！」

「我是銜哈密堯專員之命，晉省求援辦事的事，於今事未辦成，竟一走了之，那怎麼能成呢？即使要我隨大家走南疆，也需先返哈密一趟，向堯專員作過了交待，在人情事理上，才能說得過去！」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

費 雲 文 著

定價新臺幣叁百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定價新臺幣叁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

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